

詩



# 雜詩（四首選一）



## 【題解】

這是留傳下來的陶淵明的十二首《雜詩》中的一首。這十二首詩不是寫於同時。前八首詞意比較連貫，可能是晚年之作；後四首則意旨隱晦，很難確定其創作年代。人們只能從字裏行間所透露的些微信息去推論。

我們在細細咀嚼這首詩之後，綜合其思想情緒和作品風格，可以得出乃是陶氏早年之作的結論；更可以根據詩中有「年始三五間」之句認為它是寫於十五歲之時，那時正當晉孝武帝太元四年（公元 379 年）。

詩中以初生之松自況，描繪了詩人自幼性格樂觀開朗，富有進取心。其中呈現的清新的朝氣與屈原早年創作的《橘頌》有頗多相類之處。

雜詩：詩體的一種，從「雜」字顯示出這類詩的體例和內容均比較自由，沒有固定的格式。作者與外界接觸時，內心有所感，發而為詩。寫時

不一定有題目，後來積累多了，就統稱為雜詩，也可能是由於作品有所寄託，不便明白標題，遂以「雜」命名，實際上是無題的。

## 【譯注】

嫋嫋松標崖<sup>①</sup>，  
婉孌柔童子<sup>②</sup>。  
年始三五間<sup>③</sup>，  
喬柯何可倚<sup>④</sup>？  
養色含津氣<sup>⑤</sup>，  
粲然有心理<sup>⑥</sup>。

嫩弱的松樹在懸崖的頂巔，  
彷彿面貌美好柔和的少年。  
年齡剛剛十五真小的可憐，  
怎能冀盼它枝條聳入雲天？  
保養顏色元氣充盈了丹田，  
性格開朗常展露燦爛笑臉。

- ① 嫋嫋：同孌孌，形容細長柔軟的東西隨風搖動，這裏是描繪在懸崖頂巔的小松樹隨風擺動的姿態。標：樹梢。
- ② 婉孌：年少而美好的樣子。童子：少年。
- ③ 三五：即十五，這種構詞法在古文中常見，如「二八年華」，二八，即十六。同此。年始十五，年齡才十五歲。間，有左右之意。
- ④ 喬柯：高大的樹枝。何可倚：怎麼可以指望。倚，倚重，引申為指望、期望。這句是倒裝句，原本應為：何可倚（於）喬柯。
- ⑤ 色：氣色。含：包含，保持。津：津液，體內一切液體的總稱。氣：精氣，即精神、精力。中醫認為津液精氣是人體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所以人必須在這方面精心調理，才能得以保持。
- ⑥ 粲然：露出牙齒笑的樣子，這裏形容性格開朗樂觀。心理：心態，精神狀態。

# 庚子歲五月中 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

## 【賞析】

這首詩詠在懸崖絕壁上的初生松樹，寄託了陶淵明少年時期的志向與抱負。表明了他寬闊坦蕩的襟懷。他明瞭所處環境的險惡，又認識到自己年幼柔嫩，未經磨練，難以擔任大業。第四句用一個設問句：怎樣才能使自己茁壯成長，對社會做出貢獻，引出五、六句的答覆：要保養心神，使精力充沛，以樂觀的心態，十足的信心，迎接未來的挑戰。句型的轉換使整首詩活潑而不呆滯。

這首詩具備陶詩固有的樸素自然的特色，把它和屈原的透過歌頌橘樹，表現自己獨立的意志與高潔的情操的早年之作《橘頌》相比，可以看出風格的迥異。屈原是浪漫的。他描繪橘子「綠葉素榮，紛其可喜兮。曾枝剌棘，圓果搏兮。青黃雜糅，文章爛兮。精色內白，類可任兮。紛緝宜修，姘而不醜兮」。說它綠葉襯托白花，繁盛茂密惹人喜愛。重重疊疊的枝子，尖銳鋒利的刺兒，渾圓豐滿的果實。青色與黃色互相輝映，色彩何其燦爛絢麗。外觀精美，內心純潔。姿態多樣而娟好，具有無可挑剔的美麗。把橘樹的美從外形、色澤到內裏的美盡情誇張，感情強烈，是浪漫的。陶淵明筆下的松樹，從形象到其背景均寫得樸質無華，是寫實的。我們可以透過樸質無華的外表，發現豐富的內蘊。這點，正是欣賞陶詩時需要特別留意到的。



## 【題解】

據詩題所示，這兩首詩寫於庚子歲。

庚子歲：或稱庚子年，古代用天干地支相配的紀年方式。即晉安帝隆安四年（公元400年），陶淵明三十六歲。這年，他在荊州（今湖北省江陵縣）刺史（一州掌管軍政的長官）桓玄的幕府（官署）任職。從都還：從京都回返。指詩人奉桓玄之命赴京都建康（今江蘇省南京市）辦公務，然後回返江陵。阻風於規林：指詩人返回江陵途中經過潯陽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，想順道歸家鄉柴桑（在九江市西南）探親，但所乘的船在離家鄉百里外的規林被大風所阻，不得前行。他遠望廬山下的故鄉，焦急萬分，遂寫下此二首詩。規林：是避風的港灣，地點不詳。

## 【譯注】

### 其一

行行循歸路<sup>①</sup>，  
計日望舊居<sup>②</sup>。  
一欣侍溫顏<sup>③</sup>，  
再喜見友于<sup>④</sup>。  
鼓棹路崎曲<sup>⑤</sup>，  
指景限西隅<sup>⑥</sup>。  
江山豈不險？  
歸子念前途<sup>⑦</sup>。  
凱風負我心<sup>⑧</sup>，  
戢柁守窮湖<sup>⑨</sup>。  
高莽渺無界<sup>⑩</sup>，  
夏木獨森疏<sup>⑪</sup>。  
誰言客舟遠？  
近瞻百里餘<sup>⑫</sup>。  
延目識南嶺<sup>⑬</sup>，  
空嘆將焉如<sup>⑭</sup>！

走啊，走啊，沿着歸路，  
計算着日子盼早到故居。  
一來欣喜可以侍奉慈母，  
二來高興能與兄弟相聚。  
搖起船槳道路彎彎曲曲，  
指看夕陽墜落西天角隅。  
跋山涉水怎能說不艱險？  
歸家遊子憂慮自己前途。  
南風颳起違背我的心意，  
停船困守湖中苦不得出。  
高處茂密草叢渺茫無際，  
夏天樹木獨自蓊蓊鬱鬱。  
誰說客船離家十分遙遠？  
看起來不過一百多里地。  
遠望可辨認廬山的峻嶺，  
除了空白嘆息又將何如！

① 行行：走了又走，不停地走。循：沿着。

② 計日：計算回家的日子，表示盼望到家的急切心情。

③ 溫顏：溫和慈愛的容顏，這裏借代母親。陶淵明乃因「母老子幼」，家境窮困，被迫離家出去作官的，他事親至孝，所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侍奉老母。



- ④ 友于：借指兄弟。語出《尚書·君陳》：「友于兄弟」，原意為兄弟相親相愛。陶淵明沒有同胞兄弟，兩個堂弟和他至為親密。
- ⑤ 棹：船槳，鼓棹：搖動船槳，即划船。崎曲：艱危彎曲。
- ⑥ 景：日影，日光，這裏指夕陽。限西隅：局限在西天的邊際，就是說沉落停留在西邊。隅，靠邊沿的地方。全句是說日落西山。
- ⑦ 念前途：憂慮前途，塗，通途，道路。前途，既指回家的路途，也喻作官的前程。上句的「江山豈不險」的「險」字同樣含有上述兩層意思，既指旅途的艱險，也指仕途的險惡。
- ⑧ 凱風：南風。語出《詩經·邶風·凱風》：「凱風自南，吹彼棘薪」（意為凱風來自南方，吹動棗樹的枝幹）。負我心：違背我的心願。
- ⑨ 戢柁：收起船槳。即停船。戢，收藏。柁，船槳。窮湖：荒遠偏僻的湖澤。九、十兩句合起來是說，由於南風颳起，使行舟困守窮湖，不能回家侍奉老母，違背了我的心願。
- ⑩ 高莽：連綿不斷的高地和山坡上茂密的草叢。
- ⑪ 森疏：樹木繁茂。森，形容樹木繁多。枝葉茂盛，高低疏密有致。
- ⑫ 近瞻：近看，瞻，往前或往上看。
- ⑬ 延目：延伸目光，即遠眺，遠望。南嶺：南面的山嶺，可能即是陶淵明在不少詩中提到的「南山」，南山，一說是廬山，一說是柴桑山，在廬山北麓。在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九十里，陶氏家鄉柴桑即以此山命名。
- ⑭ 將焉如：又能怎麼樣！焉如，何如。

## 其二

自古嘆行役<sup>①</sup>，  
我今始知之。  
山川一何曠<sup>②</sup>，  
巽坎難與期<sup>③</sup>，  
崩浪聒天響<sup>④</sup>，  
長風無息時。  
久遊戀所生<sup>⑤</sup>，  
如何淹在茲<sup>⑥</sup>？  
靜念園林好，  
人間良可辭<sup>⑦</sup>。  
當年詎有幾<sup>⑧</sup>，  
縱心復何疑<sup>⑨</sup>！

自古以來為跋涉而嘆息，  
我直至今日才全部知悉。  
高山大川多麼遼闊空曠，  
旅途風波實在難以預期。  
驚濤澎湃發出震天巨響，  
狂風猛吹無有止息之時。  
長久遊宦更加思念家鄉。  
怎麼可以總是滯留在此？  
靜靜思量田園多麼美好，  
官場生活早就應該告辭。  
壯盛年華能有多少日子，  
隨心所欲吧不要再遲疑！

- ① 行役：因為公務而在外跋涉。
- ② 一何：多麼。
- ③ 巽坎：《易經》八個基本卦（八卦）中的兩個卦。八卦是中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徵意義的符號。用「—」代表陽，用「--」代表陰，用這樣的符號組成八種形式，叫作八卦。每一卦代表一定的事物。巽卦形為☴，代表風；坎卦形為☵，代表水。此句用巽坎兩個卦代表的風與水，形容旅途（或仕途）的風雲難測，表現了作者對自己前途的憂心忡忡。
- ④ 崩浪：形容驚濤駭浪洶湧澎湃如山崩地裂。聒：聲音噪雜。
- ⑤ 久遊：長期遊宦（在外做官）。戀所生：依戀生養自己的人（父母）或地方（家鄉）。
- ⑥ 淹：淹留，滯留。茲：這裏。
- ⑦ 人間：俗世，這裏指官場。良：確實應該。

- ⑧ 當年：正當青春年華。當，適逢。詎：語氣助詞，無實義。
- ⑨ 縱心：放縱自己的心意，即回歸田園，不再受官場的束縛。

## 【賞析】

其一：開端二句寫亟盼到家的心情。「行行」描述歸路的漫長，「計日」表現歸心似箭。三、四句預想抵家後帶來喜悅的內容：侍奉慈母與兄弟相聚。五至八句寫旅途跋山涉水的艱險，暗寓自己對仕途多波折的憂心。九、十句寫當前困守荒僻湖澤前行不得的苦惱。最後四句寫當前瞻望故鄉就在眼前而又無法到達的無可奈何的心緒。

此詩先寫即將抵家的歡欣，次寫行舟受阻的苦惱，最後寫故鄉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。寫得細緻、曲折而又脈絡清晰，寫景時又有暗寓，使內容深化。

其二：此首在內容上緊承前首。透過這次征途的阻滯，使他明白了為公務奔波的艱辛。大自然的不測風雲與人事的變幻無常使詩人感到厭倦，覺得久留官場無謂，因而產生對慈母與家鄉的極度思念。他認為田園比官場更適合自己，並下定要投入其懷抱的決心，態度頗為堅定。

這首詩對情思的表述不如上首迂迴曲折，而是一氣呵成，讀起來也覺順暢。

宋代理學家朱熹很喜歡這首詩，曾手抄給一個士子，並對他說道：「但能參得此一詩透，則公今日所謂舉業（科舉時代應試的詩文），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，皆不必經心可也。」頗能道出此詩的意蘊。

